

迷梦三部曲

花笺

王海璞 著

未来出版社

迷梦三部曲

花笺

王海瑛
著



未来出版社

花 笺

——迷梦三部曲

王海瑛 著

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 （西安北大街 131 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.125 字数 250000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500

ISBN 7-5417-2071-2/I·445

定价:15.00 元

——●引

——●

——●子

在告别这所学校、这座城市之前，我想我该用我的笔、我的心、我的泪将我 24 岁以前所经历的一切写下来，为自己，为父母，为所有爱过我亦为我所爱的人。我不可能像卢梭一样作忏悔录，但我至少愿意尽可能地忠实于事实。我愿用探索的目光回顾我二十多年所走过的点点滴滴的人生之旅，并对我的灵魂进行剖析，以便寻求出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真谛。我很平凡，但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：我的经历和思想是不平凡的。我知道我的头脑里容纳了同龄大多数人所没有的东西，这是我惟一骄傲的一点，而我今天所能做的，就是将这一点记录下来，以飨读者。

——● 目
——●
——● 录

第一部 蕴梦	1
第二部 寻梦	65
第三部 戏梦	171

——●第
——●一
——●部

蕴 梦

——童年犹如蝴蝶，在青

春的光焰上迅速焚烧洁白的

翅膀。



1

蓝采萍静静地坐在家中的阳台上，望着对面的大山。

正是S城的黄昏时分，夕阳缓缓自地平线沉落，留下一片粉红色的霞光。一抹半明半暗的夕阳余晖躲躲闪闪，在山脊上来回跳跃，想要拥抱身边这座粗犷的大山似的，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，最终只能给它镶上一道极其黯淡的金边。很快，霞光、树影、巨石都变得模糊不清，只留下一只青色巨兽的黑暗轮廓，在默然中静静蹲伏。

这是一座高大威武的山，雄壮、挺拔、险峻，像屹立的巨人，像威严的怪兽。它坐落在城市的北角，像一座巨大的绿色屏障，阻挡着北方狂风流沙的侵袭，也阻挡着人们望穿世界的目光和视线。

山那边到底有些什么呢？为什么视线总是被它阻挡住？蓝采萍无数次地坐在这儿发呆、猜想。她讨厌眼界被青山遮去的感觉，却也讨厌愚公之类的蠢人，她只梦想着有朝一日将大山炸去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一切都化为乌有。那种毁灭的感觉常常令她兴奋不已。

“又在那儿发什么呆呢？”董兰步入阳台，看到神不守舍的蓝采萍，不满地瞪她一眼。



“我哪儿发呆了？”蓝采萍理直气壮地迎视母亲，“我在这儿默记单词，很费大脑的。这是 English，您以为是 1+1 啊！”边说边伸个懒腰，将书举过头顶。

“又放洋屁！”董兰最看不惯女儿这副盛气凌人的样子，“学了两天洋文就不知道姓什么了！”

“我姓蓝，是董兰女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生出来的。”蓝采萍站起身，亲热地搂住母亲的脖子，眼睛仍在看山。我一定要炸开这座山！

“你呀，十六岁的大姑娘了，还没个正形，真让人操心。”

“妈，我即便八十岁，不也还是您的女儿吗？”蓝采萍将头抵在母亲肩上，轻轻晃动着。母亲轻微的叹息微微触动了她敏感的心。她爱母亲，亦爱家，她根本不能想象自己失去家的感受。然而家也常常让她觉得像座山，沉重而压抑。她轻轻地闭闭眼睛，手却更紧地抱住母亲。

每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都会在这个年龄段上做有关白马王子的梦，王子又高又帅，既温柔又勇敢，且每个小姑娘都是王子眼中的惟一。类似的梦一经泛滥，便使琼瑶、岑凯伦的书成了紧俏商品。蓝采萍失望地在书店转悠几圈，第三次望着书店管理员问：“真的没有了么？”

“没了，没了。”胖胖的女管理员略有些不耐烦，“《窗外》四天前就卖完了。”

女孩失望地看看管理员，继而又狠狠地白她一眼，片刻前语言中的温柔荡然无存，临到门口还不忘转身吐出舌头做个鬼脸。女管理员哭笑不得地回之以“神经病”。

蓝采萍寥落地走在大街上。已是傍晚了，她在街上已经闲荡了两个钟头，脚也有些累了。没买到书的打击多少让她有些生气。“真落后，人多就是落后的最大根源。”蓝采萍狠狠地嘟囔



着。

“怎么才回来？”董兰埋怨地瞪一眼迟归的女儿。

“老师补课。你以为初三那么好上？”蓝采萍换完鞋，直冲餐桌，语气极不友好。

“才上个初三就骄傲成这样。”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蓝采佳不满地瞅一眼妹妹。乱七八糟的头发、乱七八糟的牛仔服，什么都乱七八糟的，实在搞不懂现在的小女孩是什么审美观。

蓝采萍没去理睬姐姐，自顾自地拿起筷子抓起馒头，恶狠狠地咬了一大口。

“手不洗，怎么就吃饭呢？”蓝采佳对蓝采萍的举动大为惊讶。

“管家婆你有完没完？你存心不让我吃饭是吧？”蓝采萍生气地摔下筷子，扔下馒头，扭身冲进房间。

房内做功课的蓝伟杰不动声色地看一眼蓝采萍，继续低头写作业。对于家中发生的类似战斗，他见得太多了。蓝采佳是大姐，采萍是二姐，两个姐姐都又对他很好，谁是谁非又很难说清楚，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明哲保身。

蓝采萍一屁股坐在书桌旁自己的位置上，哗啦啦一声将书包来了个底朝天，趴在一大堆东西上开始抹眼泪。这就是家，一刻都不让你清闲，即便心情不好也不会对你抱以了解和安慰。蓝采萍越想越伤心，抽泣得也越来越厉害。

外屋的蓝采佳大喊着母亲，对妹妹的无礼忍无可忍。“妈，您看您把你二闺女宠成什么样了？稍不顺心就摔桌子打碗的，拿我们出气。她还真以为自己是千金小姐……”

“都少说两句吧！”一直没有吭声的蓝啸天放下手中的报纸，严厉地讲了一句。好好的一个周末晚上就在一大群人的杂呼乱嚷中被搅得一塌糊涂。

“你也该说说你那宝贝女儿了，越来越不像样，脾气越来越



大。”董兰从厨房走进客厅，冲正在看报的蓝啸天道，“她翅膀还未硬，已这么难伺候，以后真成家立业了还不要了咱们的命哪！”

“都别说了，让人清静几分钟吧！现在初三功课重，她心理上的压力本来就大，就别再为这些小事责怪了。”蓝啸天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。在他看来，考上重点中学才是头等大事。

蓝采萍听清了父母的对话，对于父亲最后的偏袒，她很感动，眼泪也越发多了。自己也搞不懂自己这段时间怎么变得如此脆弱？买不到书仅是个借口吧！蓝采萍在心里解释道，高天的冷漠和无情才是真正的根源。高天，这个名字一经提起，蓝采萍这个周五的晚上是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了。男孩阴郁的眼神，孤傲的神情，抽烟时的冷漠……都深深悸动着蓝采萍的心。“中学生不宜早恋”。母亲常有事没事地将这句话挂在嘴上——警钟长鸣是董兰的一贯做法。可我这不算早恋，蓝采萍趴在桌上，用笔在纸上画下一个大大的圈，继而又打个“×”。即使算又怎样呢？她将下巴抵在胳膊上。十六岁的感情是最纯最挚的，十六岁的感情也是模糊难懂的，谁又能将它解释清楚呢？

天刚一放亮，董兰便急急地催促着蓝家的每一个人：“采佳你快些起来，今天要返回大学，在学校里别凉着自己。采萍你也快点，早些去学校背背单词，马上中考了，加把油啊！伟杰别这么磨磨蹭蹭的，男孩子的动作要干净利落些……”

三间屋子涌满了董兰的关切声，周而复始的忙碌在她的声音里注入了啰嗦和乏味。蓝啸天早就习惯了妻子的大呼小叫，称之为“妇人歇斯底里”，认定每个中年妇女都会患之，所以不论妻子怎么催他，仍旧高枕无忧，直到真正的闹铃声响起。蓝家一直有两只闹铃，蓝家三姐弟对母亲的吵闹也只会有一种回答，躲在被窝里高喊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



“星期一的下午无聊加无聊。”蓝采萍心不在焉地在纸上乱画着，时不时地用目光去看看前排空出的位置。“他怎么没来呢？”蓝采萍再写一句，又怕老师发现她的不轨行迹，抬起头，朝讲台上讲得津津有味的物理老师送去求知欲极强的目光，似乎老师就是黑夜中的一盏灯。

“上完课去打乒乓球吧？”同桌马晓霞乘老师背身写公式之际俯在蓝采萍耳边说道。

神不守舍的蓝采萍吃了一惊，误以为是老师让她回答问题的提示，本能地从座位上站起来。全班同学“哗”地一声笑开了。马晓霞眼疾手快，一把拉蓝采萍坐下，瞞过转身回头的老师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物理老师对台下的起哄异常敏感。

教室里鸦雀无声。

“是谁在捣乱？站起来！”刘老师对寂静极为愤怒，严厉地吼叫一句。

恐吓！蓝采萍在纸上写下这两个字的同时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“我的笔刚才滚落到前边，我站起来去捡……”

“出去！”刘老师尖喊一句，“不愿听课的都可以出去。”

女人的噪音过分尖利就是噪音，蓝采萍几乎是捂着耳朵跑出教室的。门在背后被狠狠摔上时，蓝采萍下意识地骂了一句：“变态的老巫婆。”

一个人站在长长的空无一人的走廊上，心里有抹酸楚。对这样的境遇蓝采萍并不陌生。“批评、撵出课堂、请家长、开除”是任何一个老师都会使用的四部曲，学生也往往在这四部之后被塑造打磨得坚强而有韧性。她无心替自己的处境担忧，毕竟她的学习成绩为她奠定了优等生的地位。五楼的走廊空荡荡的，蓝采萍将头探出窗外，蓝天明朗、洁净。她深深地吸口气，想不出高天不来上课的理由。他是那种错事不断却决不旷课的学生，同窗三年中蓝采萍从未见他请过假或旷过课，然而今天，这个周一的



下午，他却没有来。

刺耳的下课铃声仓促响起，蓝采萍呈立正姿势，头微微下垂，她知道这副模样比较能讨好老师。

“跟我去办公室。”刘老师跨出教室门，白蓝采萍一眼，面无表情地说。

蓝采萍慢吞吞地跟在她后面。办公室空无一人，在长舒一口气的同时，蓝采萍的眼泪已流了出来。

“这段日子你到底怎么了？”刘老师的语气略有缓和，“作业错的越来越多，现在可是关键时刻，松一口气就会前功尽弃。”

蓝采萍不做声，任由眼泪刷刷地流。

“你蓝采萍在老师眼中还是个不错的学生嘛，可不能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学生混下去。听人说你最近和某些男生走得很近，这可不好啊！一个女孩最重要的就是自尊、自爱……”

这声音犹如一只嗡嗡乱叫的苍蝇，令人厌恶之极。一番长篇大论在时间缓慢的流逝中被拉得异常冗长。蓝采萍觉得脖子酸痛，眼泪不知何时已干结在脸颊上。她怕老师看出破绽，于是又使劲从眼眶中挤出两滴眼泪，在它欲滴未滴时，蓝采萍抬起头凄楚地看刘老师一眼，继而又迅速低下头。也许她的“虔诚”终于打动了布道者吧，刘老师竟然功德圆满般地拍拍她的肩头：

“老师的话你好好想想吧！”

蓝采萍如释重负地走出办公室。

教室里散散落剩下几个人，马晓霞面带愧色地看着她，小声问：“没事吧？”

蓝采萍摇摇头，道：“没什么事。不过以后可别再这样间接暗害我了。”

马晓霞笑了，蓝采萍淡淡一笑，拎上书包，一并走出教室。

傍晚的阳光仍留有暖烘烘的味道，走出校门，便有一股嘈杂



的热浪和声浪迎面扑来，让人只感到世界的繁杂与吵闹。经过自由市场时，马晓霞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嗓音：“上课时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！”蓝采萍恹恹地，没有任何谈话欲望。

“你不说，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马晓霞侧过身给一辆自行车让路。

“嗯？”蓝采萍轻哼一声，不以为然。她并不欣赏这种激将法式的小聪明。

“要不要我说出来？”马晓霞眨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。她是那种美丽的女孩，走在哪儿都会受到关注。

“要说就说吧！”蓝采萍烦躁极了，略一侧身摆脱了她的手。个子高是种优势也是种累赘，因为无论任何时候，个矮的朋友都会挽着你的胳膊。

“我可要说了。”马晓霞并未觉察出蓝采萍的烦躁。她这类女孩在具备漂亮外表的同时也注定丧失敏感和善解人意，用蓝采萍的话来说，“她们如燕雀般嘈杂。”

“喂，”蓝采萍忍无可忍地冲她喊道：“你烦不烦哪！”

马晓霞受惊般地呆愣一下，继而表现出了孩子般的倔犟和直率：“发那么大火干吗！为高天搞得心神不宁，值得吗？简直一个重色轻友！”

蓝采萍没料到马晓霞这种白痴美人竟会洞悉她，冷笑一声道：“少自作聪明！高天算什么？我会为他神不守舍！”

“你真没有？”这下轮到马晓霞大大地惊诧了。

“没有、没有、就没有！”蓝采萍一迭声地叫喊着，脚下开始加速，置马晓霞的呼喊于不顾，丝毫未注意到自己的泪流满面。

“没有就没有嘛！生那么大气干什么？”马晓霞边喊边追，但她知道如果蓝采萍存心不让她跟上，她永远也跟不上。



马晓霞回到家时已忘了与蓝采萍之间的种种不快。她笑着在饭桌上向母亲描述了发生在课堂上的那一幕，为蓝采萍的荒唐行为感到十分好笑。接下来，她开始极力分析蓝采萍爱上高天的可能性，对他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和关注，却丝毫未想过：这与自己何干？在分析论证中，马晓霞表现出的聪明才智远胜过她在学习上的愚笨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她觉得高天其实是个蛮帅、蛮酷的小伙子，蓝采萍根本就配不上他！女孩子莫名的虚荣心一经煽动，就会在燃起的熊熊大火中烧毁别人、烧毁自己。

“喂，是蓝采萍吗？”在一番狂想后，马晓霞拿起了电话。

“什么事？”蓝采萍觉得自己今天对这声音格外地敏感、厌恶，“没事的话，我挂了。”

“采萍，我不信你对高天没意思！”

“你这么关心？”蓝采萍冷笑道。

“为你好嘛！”马晓霞干笑一声。

“好吧！我告诉你我对高天有意思，我暗恋他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！”蓝采萍一口气讲完后，“啪”的一声扣上了电话。

站在一旁故意装作抹桌子的董兰清晰地听明白了女儿讲的每一个字。

“采萍，”在蓝采萍准备进屋学习的一刻，董兰叫住了她，“高天是谁？”

“我同学。”蓝采萍怪异地望望母亲，稍稍一顿，又刻意加上了几个字，“是个男同学。”讲完后便溜进了屋，将门重重锁上。怎么回事嘛！她觉得自己今天快要崩溃了。暗探，全都是暗探，自己置身于一堆好奇的暗探中，她或他只想看穿你，让你吐出所有的秘密，裸身于他们面前，没有自尊，没有骄傲……人就在这一堆的“没有”后沦为行尸走肉。蓝采萍捂住自己的头拼命摇。“高天是谁？”，“你与他怎么回事？”，“你喜欢他，他喜欢你吗？”……蓝采萍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老师、同学、父母那一张张审视



的面孔。然而自己与高天到底怎么了？蓝采萍近乎凄凉地反问自己，她也不知道。但是她已经开始感到一条无形的绳索正将他们拼命地捆绑在一起。

2

初三的生活是忙碌的，也是紧张的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功课，背不完的书本。蓝采萍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做题，教室里很静，顽皮捣蛋的学生早已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，融入蓝天。蓝采萍羡慕地看着他们。班里出名的四大金刚每次都率先冲出教室。对这四位女生的典型：迟到大王——苗丽，说话大王——李菲，请假大王——王莉，旷课大王——高静，蓝采萍一贯敬而远之。她和她们是两个世界的人。

足球场上，四大金刚混迹于男生堆中，球飞，人跑。抢球时她们明显地显出了优势。苗丽捉住高天的胳膊硬是将球抢了过去，气得高天直叫：“这算什么嘛！”

“男让女，中国精神！”接过球的李菲笑着喊道。

“暂停！暂停！”高天的死党李洋突然高举双手，阻止了球赛的继续。

两边的人陆续向场中集合。

“高天，我们一换四，让张晋上场，换下四大金刚如何？”

高天怪笑一声，代表另一方表示赞同。

“喂，你什么意思？”一头短发的李菲冲到李洋面前，“我们刚刚给你抢过一球，你却翻脸不认人，太不够意思了吧！”

“李洋，君子要成人之美嘛！”高天在一旁笑着说。

“高天，闭住你的怪鸟嘴。”脸色略黑的王莉大叫，“知道何



谓怪鸟吗？乌鸦。”王莉又自问自答地加上一句，惹得男生笑成一片。

“行了，行了，我怕了姑奶奶们，你们就继续抢吧！”李洋摆摆手，做了个投降的姿势。

球赛继续进行，四大金刚也“越战越勇”，然而，靠抢球并不是长法，没多久李洋这一方就已输了两球。照规矩，输球的一方必须屁股朝外地趴在墙上，任由赢方罚“点球”。四个姑娘多少有些腼腆，仅面对墙站着。赢的一方得意万分之余倒也懂得怜香惜玉，只将球狠狠踢在男生屁股上……

“喂，别玩了，班主任叫你们回去上课。”班长孙宁波气喘吁吁地冲进球场。

初秋的阳光在这一刻竟有些凝固了，一行人慢吞吞地收兵回营。

班主任面无表情地从每一个人面前走过，仿佛她面对的不是学生而是敌人。

“又是你们这些人！学习的总是那些人，不学习的总是你们，真是一群老鼠害了一锅汤。”班主任“语重心长”的样子初三（4）班学生早已领教多了。

李菲无所谓地靠在墙上。考高中对她来讲实在太遥远。与其想明日的落榜、哀愁，不如想想晚饭后的电视。

高天冷漠地站着。他已习惯了学校的一切，无所谓，一切都是无所谓。

李洋半低着脑袋，想着刚才球场上的一幕，笑容不断闪现在唇边，却也巧妙地躲过了班主任的注视。

……

这就是一群差下生，差到极点也就无药可救了。面对这一张张幼稚的面孔，身为班主任的伍庆月不能不着急。真是恨铁不成钢啊！她无奈地打一手势，让他们重归教室，自己却在门外深深